



E15


30316




柴可夫斯基書簡集



梅克·包溫合編·吳心柳校訂·樂友書房出版



E15



柴可夫斯基書簡集

吳心柳校訂

樂友書房

樂友叢書之(8)

●柴可夫斯基書簡集●

定價	總發行	出版者	校訂者	編譯者
港幣十八元	樂友書房	樂友書房	吳心柳	B. Meek & C. Bowen
臺幣九十元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3號三樓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3號三樓		
	郵政劃撥一五三二四號			

印刷所：山水印刷公司·台北市萬大路253號

初版：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新版：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一日

五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一日

有版權：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201號

30316

新版序

音樂出版在台灣是一份「彌少彌艱」的工作，多少人嚐試衝上去，多少人又退下陣來。因此，台灣一直不會出現一個有計劃而較大規模的出版業者。這種情勢，主客觀因素都有關係。但最主要的，還是設法使已有的持續，生機不斷，總有轉機。

文星書店夭折後，我一直關心它所出版過的六本音樂書籍的命運。因為除了上述「生機不斷」的原因外，也由於這六本書大多是由我編校或介紹。因此，樂友書房乃向文星買下了這六本書的版權，期使這些好書繼續刊行，不致絕版。這六本書是：

音樂辭典

王沛綸編著

貝多芬研究

吳心柳校訂

柴可夫斯基書簡集

吳心柳校訂

中國音樂往哪裡去？

許常惠著

李抱忱音樂論文集

李抱忱著

李抱忱回國講學紀念集

李抱忱著

以上六本書，自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一日起，樂友書房將陸續印行新版，並分別編入「樂友叢書」。所有的「新版」書，無論其形式、內容、印刷、裝訂，我們都有改進。例如王沛綸先生編著的「音樂辭典」，增加了一百幅音樂家的照像，用銅版紙精印，付在「人名編」之前。「貝多芬研究」則縮小為「音樂辭典」同樣開本。另「柴可夫斯基書簡集」也縮印成樂友叢書的開本，並增附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表及生活年表。希望這點小小的工作對愛好音樂的朋友，有所助益。

吳心柳 一九六九、八月



基斯夫可柴的代時年青

只有從藝術家靈魂深處傾瀉出來的音樂，而又被靈感所感動的音樂，纔能夠感動聽衆，佔有聽衆。



彼得·柴可夫斯基 (1840—1893)



露道姬・梅克夫人 (1831—1894)

重刊感言

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間的逸事，久爲音樂史上的美談之一。其間的情孽意深，非僅後人難窺其詳；就是當時也少爲人知。他倆曾維持通信十四年，簡牘盈累，寄意寄情。有一段時期兩人的住處相距還不到半哩，而且互相都清楚知道對方的所在——可是仍然款款魚雁，未曾有過一次交談。這種友情交往方式，更使人覺得如在春朝薄霧，看綽約花枝，沉在人們心底下的迷茫美感，反比看透了更爲撩人。

直到一九三四年，俄國開始陸續發表兩人的通信，這個緋色的謎才被揭開。兩三年後，其書簡被編成各種文字的專集出版。他倆的性格、思想、藝術觀、感情幅度、乃至來往過程，於焉大白於世人之前。這些書信，不僅表白了兩人的友誼關係；而且清晰地顯現出兩人對音樂的探求與熱愛，成爲研究柴可夫斯基的重要史料。

從這些信中我們可以發現幾點：第一，如果沒有梅克夫人，便不會有柴可夫斯基。在他四十歲以前，她的金錢支助使他安心於作曲；此後則因精神的鼓勵，而光大了他的才華。第二，原來直到柴可夫斯基寫出他那首出色的小提琴協奏曲時，俄國音樂在德、法、義等國度裡還是被歧視和鄙夷的，他乃是在謗謗的環擊中掙扎了一生。第三是梅克夫人的過人才華與德性。尤其是她的音樂素養，不少次的含蓄暗示，給予柴可夫斯基的創作以很大的影響。

至於兩人間的感情深度和幅度，有無愛情的成份？答案可以說是有的。這可以從梅克夫人對柴可夫斯基太太的暗妬上面反映出來。還有那些纏綿醇醪的傳情字句，使讀的人每每有喜不勝情之感。但兩人都懂得用理智來約束自己（雖然也有激動之時），乃有此玉潔冰清之局。至於兩人爲什麼連面都不願意見？明顯的理

由自然是怕沉淪於世俗的男女情愛漩渦中。因為照當時的社會習氣（對寡婦的歧視），双方年齡（女大男九歲），身家境況（夫人有十二個孩子），怕羞性格（男比女更腴腴），連維持這種通信的「神交」都是一種不便廣為人知的行爲，更遑論其他？

另一處細節也值得注意！即一般多認爲兩人確是終生不曾見過面的。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至少他們碰過兩次頭，但始終未通一言。昔人詩云：「束情難似束驂馬」，這種自制與自持，我們低徊尋誦其婉麗信東之餘，未免令人嘆息。但正也可以看出兩個何等堅毅高潔的靈魂，不時在這些信中交互閃現。

除此而外，我們更可以窺知柴可夫斯基在完成他那些偉大作品時期的動機與心情。這對於研究他的作品，將是極重要的參考。

因爲這些，當我第一次在類廷階兄處看到此書時，便感到宜乎重刊——以使這些寶貴的知識，廣泛地傳播給這裡的音樂愛好者。我覺得，我們的音樂書籍真是少得可憐，相形之下，更顯得這本書的比重是非凡的。但有價值並不代表有價格，印行這種書要有甘冒賠本的決心才敢嚐試，總算得到了文星書店蕭孟能兄的支持，他慷慨地允予重刊。對這次「增殖」工作，相信今後讀到此書的人，都將有一種由衷的喜悅和感激。

在決定重刊之後，我會以半個月的功夫，把原書與有關資料對照細校一遍，結果發現有些尙待修訂之處。首先，原書譯者把安唐·盧賓斯坦 (Anton G. Rubinstein 1829—1894)，和尼古拉·盧賓斯坦 (Nicolas G. Rubinstein 1835—1881) 這兩個人混淆一起，每有錯斷。事實上，安唐是哥哥，是柴可夫斯基的老師，常住聖彼得堡；尼古拉是弟弟，是柴氏的同事，爲莫斯科音樂院長。在本書中柴氏所流麗對「盧賓斯坦」的怨懣和責難，多是指尼古拉而言的。因此，除在書中凡是提到盧賓斯坦的地方均加以檢注外，特別把第三頁「譯者前記」中的一段加以改正補充，以免讀者產生錯覺。爲使讀者參研方便，我又補編了一個簡單的柴氏年表，至於其他文字上的更易，約有兩百餘處，這並非是說譯者的文筆有何瑕玷，而是將一些不適

時宜的稱呼，錯字，或筆誤加以改正。也許其中還有遺漏的地方，尙希讀者指正。

末了，我還願意提出原書某些不够理想的地方，這是原書編者的責任，與譯者關係較少。最顯著的是這些書信的排列有時比較不按次序。回信不一定緊接着來函，因此讀的時候要格外小心，才能前後銜接。當然，編選這些信而排得先後有序，實非易事，況且未必每封信都有日期。（其中還有不少可以證明不確的都訂正了。）我想以後如有機會重排此書，部份次序的更動是很必要的。

對於本書譯者，我們充滿了感激。設非他的努力，中文的音樂書叢中何來此一佳著？知管何處？祇此附表敬意。

吳心柳

四十七年溽暑，臺北

音樂不是幻覺，而是一種默示。

第一〇八頁——給梅克夫人

譯者前記

一 本書的內容

在音樂史上，確曾有過幾個作曲家，能够用文字來表達他們的音樂生活的；這稀有的幾個，或者寫回憶錄（如法國的裴遼士 Hector Berlioz），或者寫論文（如德國的修曼 Robert Schumann），或更寫專書（如瓦格納 Richard Wagner）就這一點而論，柴可夫斯基是不屬於這一類型的。實際上到一八七六年以後，他就不曾寫過一篇論文，這時離開他的死還有漫長的十七個年頭。然而柴可夫斯基卻留給我們豐富的信札和日記。從這些信札和日記看起來，他是能够用文字來表達他的樂想的。他的一部份信札和日記已經由蘇俄科學院集成專書出版。印成單本的，是他和梅克夫人的通訊集。他和同時代人的通訊，有許多還未發表；最近在蘇俄音樂論文集 (Sovetskaya Muzyka: Sbornik Statiej: 第三卷一九四五年) 曾發表了他和卡士亞爾 (G. L. Katuar 1861-1926) 的通訊七篇，和格拉宋諾夫 (A. K. Glazunov 1865-1936) 的通訊十三篇，和里姆斯基·柯薩可夫 (Rimsky Korsakov 1844-1908) 的通訊

三十二篇，卽是一例。

在英語世界當中，有兩本這一類的書：一本是柴可夫斯基日記，一本是慈愛的朋友（Loved Friend）。前一本的內容如書名所示，後一本則是梅克夫人（Madame von Meck）的孫媳婦（Barbara von Meck）和 C. B. M. 根據學院版兩卷本柴·梅通訊集編成的，其間加插了事實的敘述，和同時代人其他通訊的選譯，首尾連貫，儼然一部專講柴可夫斯基音樂生活的專書，甚至儼然是柴可夫斯基自己寫成的講他自己的音樂生活的專書，所加的說明正好是一種加深後人了解的詮釋。

這本書中一共包括兩百餘封信，除去極少數是柴可夫斯基寫給他的父親、弟弟、三五友人（如達維多夫、泰涅夫、猶根孫、巴胡爾斯基等）之外，大部份是他和梅克夫人的書信。這裡面有友情的關懷；也有愛的慰藉。最重要的還是柴可夫斯基的藝術思想、幾乎在致梅克夫人的信中坦陳無遺——他愛莫扎特，反對瓦格納，討厭勃拉姆斯，認爲他充滿了虛僞。

二 柴可夫斯基的一生

這本書主要是關於柴可夫斯基音樂生活的描敘和內心的自白。關於他的生平，這裏是不詳的。甚至他生於那一年，也沒有記載。讀者當然很有理由要求一個小傳。我想，一九四四

年出版的一本書 (Soviet Calendar) 裏面的小傳底頭一段，可以補足這個缺陷。現在把它摘譯在下面：——

音樂天才柴可夫斯基於一八四〇年生於維亞特加縣 (Viatka)。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音樂，那樣的年紀，他就表露出極大的音樂才能和深深的愛好。但是一八五〇年他被送入聖·彼得堡法學院唸書，一八五九年畢業，入了司法部做小官員。

可是這一部門的工作沒有使他滿足，一八六二年他進了聖·彼得堡音樂院。一八六五年在音樂院畢業，因為給席勒 (Schiller) 的快樂頌 (Ode to Joy) 作的康塔塔 (大合唱)，獲得銀獎章。

第二年莫斯科音樂院開辦 (1866)，柴可夫斯基就應聘到那裏去擔任和聲學教授。他教了十一年頭。

在這裡我們還得加上幾句：在司法部做事的時候，柴可夫斯基公餘之暇便已完全在研究音樂。進了音樂院後，他和安唐·盧賓斯坦 (Anton G. Rubinstein 1829—1894) 學作曲法，和薩林巴 (Zarembo) 學理論。畢業後，正值莫斯科皇家音樂分院成立，由 A·盧賓斯坦的弟弟尼古拉·盧賓斯坦 (Nicholas G. Rubinstein 1835—1881) 出任院長，柴可夫斯基便被聘為教授。但庸俗的 N·盧賓斯坦卻不能瞭解他和欣賞他，這中間的衝突，本書裡表現無遺。所幸通過 N·盧賓斯坦的介紹，他纔得到梅克夫人的贊助。

現在回頭來說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樂院任教的情形：——

那是一八六六年舊曆九月一日，一羣音樂家集議在俄羅斯帝國風的老式兩層屋子裏；莫斯科音樂院開辦了。接待來賓的是一個眼睛活潑而有光彩的，頭髮亂蓬蓬地向後梳着的人。那是N·盧賓斯基呀——著名的鋼琴家兼指揮，同時又是年青的俄羅斯音樂底名教師。這個音樂院十足是他的血肉底一部份；他是一個把全部生命浸淫到音樂藝術生活裏去的人。

在這種場合免不了互相道賀之後，一個年青人——教授裏面最年青的一個——出現了，他坐到鋼琴前面。莫斯科的人對於這位先生是不大知道的，只知道那是盧賓斯基從聖·彼得堡請來的，剛從彼得堡音樂院畢業的小伙子。這個年青人的衣服很不華麗，這一點說明了他的出身寒微。據說他到莫斯科來，所穿的舊熊皮大衣，還是詩人阿普赫丁(A. Apukhtin)借給他的。這一位新教授彈了格林卡的歌劇路斯蘭與盧德米拉(*Ruslan and Lyudmila*)底序曲；演奏得實在太好了！這個人就是柴可夫斯基，對於莫斯科音樂院的生長和進展，他是最有功績的第二人。其後的十一年頭裏面，他在那裏教音樂理論，寫下了俄國第一本的和聲學。他成名之後，還不斷與音樂院接觸。第一次排演他的歌劇歐根·奧尼金(*Eugene Onegin*)的，也就是音樂院的學生。這一次歷史性的演出，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的事。(見蘇俄的文學 Soviet Literature 一九四六年十月號第七十一頁)

革命後，這個莫斯科音樂院已改名為柴可夫斯基莫斯科音樂院。建築物已在十九世紀九十年

代重修，現在能容兩千學生，學院本部共分五系，附設了一所音樂學校，一所中央兒童音樂學校，和一個歌劇研究部。音樂院裏面有一個可容兩千人的大禮堂，這大禮堂的音響之好，據說是很難得的。坐在最頂的樓上連舞臺點一根火柴的聲也聽得清清楚楚。

音樂院曾出了不少卓絕人才。柴可夫斯基的學生兼畏友，並且後來甚至和聲學教席，最後又任院長的偉大音樂家泰涅耶夫（Sergei Taneyev 1856-1915）就是一八七五年畢業的。前任院長沙巴林（V. Shabalin）是一九一八年的畢業生。

他一邊教書，一邊作曲。「在不斷緊張工作之中，他常常受到苦悶，不安和絕望的襲擊。這裏的原因有個人的，有家庭的，也有社會的：七十年代莫斯科生活空氣之窒息腐化，對於作家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不能不起影響。精神的危機驅使他離開了音樂院。」（西尼亞維爾：俄羅斯音樂史綱，梁香譯，三三頁）。

這一段內心生活的痛苦，和在痛苦中產生的作品，都仔細記錄在本書裏面了。離開音樂院後，靠了梅克夫人的資助，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創作上頭，同時到歐洲各地去旅行。直到一八九〇年九至十月（還有三年的日子就結束了他的一生），梅克夫人突然謬稱破產停止了對他的資助，並且對他斷絕了書信的往來。這給了晚年的他很大的痛苦，但在那最後的幾年間也還創作出極其輝煌的作品（第六交響樂）。